

描摹现代女性病态的心理感觉 ——解读小川洋子的《完美的病房》

南京大学 沈琳

摘要:《完美的病房》是日本现代女性作家小川洋子的早期代表作,它从女性独特的视角、用纤细而敏锐的语言充分展现了现代女性矛盾、病态的心理世界。在向往无菌、洁净、远离生活的世界的同时,却无法摆脱作为“有机体”的人的宿命。在写作手法上,小川洋子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来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通过主人公意识活动的逻辑来完成小说的叙事;富有特色、巧妙的“感觉描写”、“联想”和“比喻”紧紧地抓住了读者,使读者与主人公产生同感,并渐渐接纳了主人公的感受和情绪。

关键词:小川洋子;《完美的病房》;意识流;感觉描写

作者简介:讲师,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电子邮箱:shenlin@nju.edu.cn。

日本现代女性作家小川洋子 1962 年出生于冈山市,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后在医大秘书室工作,1986 年辞职做家庭主妇。1988 年因小说《凤蝶粉碎的时刻》而崭露头角,荣获第七届海燕新人文学奖,从此登上了日本文坛。之后,三部作品《完美的病房》(1989)、《大蕴谷游泳场》^①(1989)、《不凉的红茶》(1990)连续成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1991 年小说《怀孕日历》获得了第一〇四届芥川奖。《怀孕日历》作为日本战后二十多岁的女性首次荣获芥川奖的作品非常受人关注,同时,又因获奖者是一个家庭主妇而成为当时议论的话题。自此之后,小川洋子以一年一本书的速度发表她的作品,成为日本现代文坛最活跃的作家之一。2004 年,《博士爱好的算式》被列入畅销书,并荣获读卖文学奖、第一届书店大奖。

然而,与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著名的日本现代作家相比,日本文学界对小川洋子这样的现代女性作家的研究还不甚重视,研究者、论文、论著都较少。国内有关小川洋子的研究论文几乎没有,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小川洋子进行基础性的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小川洋子的早期作品风格比较一致,《怀孕

日历》获得芥川奖之后,一些文学评论家在《芥川奖选评》^②一文中对她的早期作品作了如下的评价:“文笔和感觉都很好,能够准确恰当地把事物传达给读者”^③(丸谷才一,1991:35)，“透明而敏锐的文体”(吉行淳之介,1991:35)等等。她的早期作品纤细而敏锐的文体获得高度好评的同时,小说内容的含糊、不明确性却成为了批评的对象。“小说的内容含糊,有不明确的地方”(黑井千次,1991:36),对作品的结尾“很不明白”(丸谷才一,1991:36)等等,总之,有些批评者认为她的早期作品围绕主人公“我”的意识展开,却干扰了读者对小说末尾的理解。可以说,现代日本文学评论界对小川洋子早期作品的看法是有一点争议的。本文将选取小川洋子的早期代表作《完美的病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的解析和阐释,解读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并进而揭示小川洋子早期作品的特色,对她早期作品的创作风格提出自己的看法。

1 意识流的表现手法

短篇小说《完美的病房》是小川洋子登上文坛后的第二部作品,它从一个姐姐的立场回忆了因得不治之症、年仅二十一岁便离开人世的弟弟住院期间的生活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也没有多少起伏变化,主要是围绕主人公“我”的心理感受而展开的细节描写。

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娴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来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通过主人公意识活动的逻辑来完成小说的叙事。具体地说,《完美的病房》是以主人公“我”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围绕表面看来似乎是随机产生,且逻辑松散的意识,将主人公的观察、回忆、联想的场景与她的感觉、思想、情绪、愿望等,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试图以“原样”准确地描摹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过程。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在大学医院秘书室工作,丈夫工作很忙,因而有很多时间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想到弟弟的时候,我的心就感到石榴被切开似的疼痛”(9)^④,这是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它不像一般的小说那样在开头部分交代时间、地点,而是主人公“我”直面自己的内心。然后,就直接叙述“我”失去弟弟之后的内心感受。对于“我”来说,年仅二十一岁就因病不得面对死亡的弟弟真是太可怜了,“这种同情心是我对其他任何人没有产生过的一种感情,对父亲、母亲、丈夫、自己都没有过。”(9)作者用可怜、同情这样的词来表达对弟弟纯粹得几乎透明的感情。

看到安静的病房,“我”就沉浸于片断似的回忆之中,我回忆起弟弟在病房所度过的最后的时光。接着进行了倒叙,“我”从病房的片断回忆一下子跳跃到接到

弟弟要求转院的电话、刚入院时的情景。弟弟入院后,“我”常常在病房陪着弟弟,洁净的病房使“我”的心得到宁静和安慰,“我”感受到远离“生活”的快乐。“我”进而又对自己产生这种心理的缘由进行了剖析,与母亲共同生活的一段经历是“我”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其间又开始穿插回忆与精神失常的母亲一起生活的片断。

如上所述,这篇小说完全是由“我”的意识流动串联而成的,通过主人公意识活动的逻辑来完成小说的叙事。作者把创作视点由“外”转向“内”,与传统小说不同,小说中主人公的心理和意识活动不再是一种描写方法,不再是附着于小说情节之上成为达到某种艺术效果的手段,而是贯穿全篇的一条线索,主人公的意识渗透于作品的各个画面之中,起到了内在关联作品结构的作用。

2 日常与非日常世界的交替、对照

作者采用对照的手法来写主人公“我”对生活的感受。它主要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是与弟弟在病房里远离生活的非日常世界;另一条是与丈夫的日常家庭生活。其间又穿插回忆了与精神失常的母亲在一起的生活片断。

“我”与弟弟两个人在病房单独相处的时光是一种非日常的世界,它使“我”感觉到与外界隔绝开来的安宁。“时间就仿佛停止了似的悄然流失”,“远离生活的污垢、没有任何人打扰”(56)的时光,对于希望封闭于这一世界的“我”来说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弟弟入院以来,我几乎都是在病房度过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在病房里,我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浸泡在洗儿汤里一般,能够安心。身体内部的各个角落都变得洁净而透明。”(31)

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喜爱病房呢?作者写道:“因为那里没有生活。病房里,没有剩饭,没有油斑污垢,没有吸满灰尘的窗帘。当然更没有腐烂的黄瓜、发霉的橘子。”(31)每天一次,经过保洁员打扫过的病房非常洁净,“无论经过多少时日这个病房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吧,床单、炉灶、桌面仍旧会非常洁净吧,不会变性、不会退化、不会腐败,这使我感到非常安心。”(32)在“所有的一切都保持得非常洁净”的病房里,与得了病(根据小说中的描写像是白血病)而变得像“玻璃工艺品”似的弟弟静静面对的时候,“我”感到这种没有日常生活的世界是“完美”的,在作者的笔下,这是一个远离了现实生活、无菌、洁净、完美的世界。这就是小说的篇名“完美的病房”的含义。换言之,篇名“完美的病房”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象征着无菌、洁净、远离生活的世界。

与此相对,“我”与丈夫的日常家庭生活只不过是“吃饭、睡觉、扔垃圾”这样不断循环往复的生活罢了。而“我”对这种简单重复的日常生活是极其厌恶的,这

主要是通过“我”对维持肉体生存的必然行为——“吃饭”的一连串怪诞的观察以及略显病态的心理感受表现出来的。

凌晨三点丈夫回来以后，“我”坐在他的对面，观察着饥肠辘辘、正在咬嚼炖牛肉的丈夫的模样。从他“身体内部传来”、因咀嚼而发出的“肉体的声音”，唤起了“我”的记忆——实习时曾看到的“摘除卵巢”（因患“巧克力囊肿”）的手术。眼前丈夫的样子使“我”联想起“从手术刀下溢出”、“令人作呕的”、“血液腐败的颜色”，“我用和那时一样的目光看着他”，“当他的嘴唇稍稍张开的时候，我感到他的舌头已经染成了腐败的血液颜色”（43）。望着食欲旺盛的丈夫那不停蠕动的嘴唇，“我想吃饭这件事怎么那么不美呢，在人的行为中，吃饭是人最无意识的生理欲望，菜肴总是和肮脏的洗碗池联系在一起”（44）。在作者笔下，日常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的肮脏、凌乱、循环往复。

作者就是通过这种日常与非日常世界的不断交替、对照，来描摹两种不同的心理感受，进而突显出病房的洁净和完美，揭示主人公欲逃离日常生活、远离生活的精神追求。

3 描摹现代女性病态的心理感觉

作品中“我”和弟弟有这样一段对话，当意识到再也不可能回到日常生活中去的弟弟悲叹说：“我对人生中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就要死去，结婚什么的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有的经历了，时间太短啦。”（54）“我快要死了，性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55）“我”却回答道：“性并不是什么必须去做的事情，它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不断重复的一部分。”“它是人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所做的普通的事啊，在活着的时候做没做这件事，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55）在“我”看来，吃、睡、排泄、性等等人所具有的动物本能是很不美的，“我”情不自禁地想：“如果能这样静悄悄地像无机物那样洁净地生存下去该多好啊！什么都不变化、什么都不腐败、没有任何变性，如果能永远这样和弟弟在一起该多好啊！”（72）总之，“我”对弟弟所描绘的“生”是“生活”的循环往复，“生活”在“我”的眼中只不过是吃饭、睡觉、排泄、生殖这一系列作为“生物”的人的本能活动，而“我”对人的这种作为“生物”的“生”的一面是厌恶的。

是什么原因使“我”对生活的循环往复产生厌恶之情的呢？作者在小说中还是有所交代的。小说中穿插了主人公“我”与精神失常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一段经历，那段丧失了正常秩序的生活正是“我”对生活产生厌恶、特别是对腐败食物产生厌恶的起因。“这个病房周到的洁净之所以使我感到心境那么好，是因为和母亲的那段有些脏而杂乱的生活造成的。”（21）如果说，那段生活使“我”对母亲的

生活方式、对母亲的生存状态以及腐败的食物产生厌恶之情的话,那是合乎情理的,但作品中的“我”却对一切“有机物”都产生了厌恶之情。“我不能容忍病房里残留一点点‘有机体’”,“无论什么我都尽量立刻把它装入黑色的垃圾袋扔进垃圾房。”(34)从常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洁癖的感觉确实显得有些病态了。不仅如此,主人公“我”甚至还对作为“有机体”的人体自身以及人所拥有的动物本能的一面也产生了厌恶。由此可见,作者着力描摹的并不是一般常人的心理感受,而是现代人的一种病态的心理感觉。“我”想把一切肮脏的东西全部扔掉,“如果能将与生活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扔进垃圾站,像玻璃工艺品那样清爽地生活”(44)该多好啊。

综上所述,主人公“我”的精神世界是这样的:现实世界所存在的一切有机物(包括人自身)都会发生变化、变性直至消失,这使“我”感到厌恶,所以,“我”想从这样的现实世界逃离,追求远离生活、无菌洁净、没有变化的世界,而远离日常生活、秩序井然、极其洁净的病房恰好满足了“我”的心理需求,所以“我”感到病房是“完美”的,和弟弟两人躲在这个自闭的世界里“我”感觉十分安心。笔者认为作者所描写的主人公“我”的这种心理感觉虽略显病态,但并不是毫无逻辑的,它是现代人有可能产生的一种心理。

近代产业革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现代文明,比如:抽水马桶的使用、垃圾的清理、完善的下水道系统等等,它使现代人追求洁净化生活成为可能。而现代工业的高度发达,又使得社会分工更加精细,给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有时甚至可以说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人工”的世界,在生活中常常与机器以及电脑等各种电器为伍。总之,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现代社会越来越远离自然,越来越无机化、无菌化。从某种角度来看,现代人也越来越远离支撑自己的土地,出现了人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逐渐分离的倾向。对生活洁净化的极端追求就有可能产生“洁癖”的病态心理。作者在描写现代人洁癖心理的同时,也写出了他们的无奈。虽然在生活中或许可以找到极其洁净的空间(比如:作品中“完美”的病房),但作为动物而存在的人体自身却无法做到真正的洁净化、无机化,人的吃饭、睡觉、排泄、生殖等一系列“生”的活动都是与这种洁净化的追求相背离的。有机的身体是会变化、会消失的,主人公“我”对身体的这种“有机性”已经不能容忍了,希望身体能变成像“玻璃工艺品”似的“无机物”。然而,停止一切“生”的活动以后,人就会像弟弟那样走向“死”的世界,这是“我”无法解决的矛盾,也是“我”感到痛苦的根源。笔者认为《完美的病房》这部作品把现代文明完全形象化了,它通过纤细、敏锐、栩栩如生的语言展现了现代女性病态的心理感受,但是作品并没有去分析产生这种病态心理的社会根源。从这一点来看,《完美的病房》打

破了传统小说的写法,体现出现代小说的特点,它并不着力于言说一个精彩的故事,也不去深究现代人产生病态心理的根源,而是用敏锐得几乎透明的语言去描摹现代文明,并栩栩如生地刻画出现代女性纤细而病态的心理世界。

4 S医师的存在

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S医师,他是弟弟的主治医生,是“我”除了弟弟以外唯一关心的人,S医师对于“我”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小说中“我”是这样说明的:“对于我来说,他既不是情人也不是丈夫更不是青梅竹马之交,而是一个抽象的人。在我们两人之间,没有可回忆的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临近死亡的弟弟存在。即便如此,怜惜弟弟的情感使我渴望从他那坚实的肌肉获得安慰。”(71)总之,对于“我”来说,S医师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他没有明确的身份标签。换言之,他是一个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在空想世界中能够变样的存在,他的存在缺乏真实感反而映衬出“我”的精神世界的封闭性。

“我”对一切“有机物”以及与“生”有关的一切变性的东西感到厌恶,恨不得早一刻离开这样的现实世界,所以,与现实世界隔绝、没有生活气味、没有变化的洁净病房使“我”感觉完美,封闭于这样的世界“我”的内心感到很安心。然而,病房又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表面上看,或者说眼睛所看到的病房的外部世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作为病房的中心——弟弟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逐渐走向死亡。虽然“我”对一切变性的“有机体”感到厌恶,但对货真价实的“有机体”——弟弟的病体“我”却产生了与厌恶完全不同的别样的感情。“很多种不同的心情一下子涌上来使我感到苦闷,可怜、绝望、无奈、孤寂,这些全部掺杂在一起,变成了不鲜明的颜色。”(17)弟弟逐渐衰弱、消失的身体使“我”感到极其痛苦,“我”对弟弟的死感到不安和悲哀,能够把“我”从这种矛盾和痛苦中拯救出来、使“我”从“死”的世界向“生”的世界回归的,“我”认为只有S医师那象征着生命的结实的肌肉。

初次靠近S医师谈话时,“我”想“如果他的身体被水淋湿的话,一定很美吧”。后来我们两人谈论弟弟的事情时,“我”又常常联想到S医师的肌肉,小说中这样写道:“即便是讲到自己心里最凄惨的感觉时,我也仍然在心里想象他那游泳选手般肌肉的美妙之处。我对心中的那种形象感觉愉悦的同时,又陷入对弟弟特别同情的痛苦之中。”(67)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使“我”感觉愉悦的S医师的肌肉只是一种意象,是离开现实、缺乏真实感的“我”心中的意象。

小说的结尾是在弟弟去世前的某一个雪夜,难以承受痛苦的“我”唐突地向S医师提出请求。“请你用胸口的肌肉拥抱我,好吗?”“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你能紧紧地拥抱我。”(68)当“我”被他温暖的肌肉完全拥紧时,“我”忍不住泪

流满面,他那“温暖、安全、宁静、肉感”的胸怀使“我”感到安慰。

为什么S医师是能慰藉“我”痛苦和悲哀的唯一存在呢?为什么丈夫却不行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这两人在作品中的存在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丈夫是在大学理学部从事遗传基因研究的助教,每天不分日夜地做实验,半夜才回家。从姐弟两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在“我”的心目中,丈夫是个废寝忘食埋头于“没有尽头的工作”的人。丈夫沉浸于研究室的实验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中,可以说,和“我”一样是一个远离现实世界、自闭的人,同类型的人是不能够拯救“我”的。而S医师是一个温暖而善良的人,他具有安慰他人的本能和能力,他的孤儿身份以及他在孤儿院的成长经历使他具有了这样的本能,在孤儿院里的“生”必须建立在对他人无条件的宽容和接受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在孤儿院里他学会了以开放的“生”的世界面向他人。所以,小说的结局是只有拥有开放的世界的S医师才能拯救“我”,把“我”从自闭的世界拉回“生”的现实世界。

如上所述,S医师这一人物在“我”的叙述中让人感觉缺乏真实感,仿佛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然而,正是这种缺乏真实感的人物设定反而折射出主人公“我”的精神世界的封闭性。另外,S医师在小说中承担起一个救赎者的作用,他是把主人公“我”拉回“生”的现实世界的桥梁。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小说《完美的病房》的结尾并不像有些日本评论家说得那样难以理解,现代人把近代工业高度发达而带来的无菌、洁净的东西作为好东西拼命追求,向往洁净、远离生活的世界,并把与此相背离的东西全部丢弃,最终会走向极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完美的病房》是通过小说的形式向与自然割裂开来的现代人发出了警告。

5 “感觉描写”、“联想”和“比喻”

作品中有很多巧妙的“感觉描写”、“联想”和“比喻”,而这种“感觉描写”、“联想”和“比喻”是非常具有小川洋子特色的。小川洋子并没有在小说中合乎逻辑地去分析、说明主人公的心情、情感,却用富有特色的、巧妙的“感觉描写”、“联想”和“比喻”抓住了读者,使读者与主人公产生了同感,并渐渐接纳了主人公的感受和情绪。

“我还没有习惯像这样只是在记忆中与弟弟相会,怎样处理那时涌上心头的怜悯之情才好呢?我一点也不知道。就像淤血缠绕凝固起来似的,怜悯的块垒在肋骨里面不断地变大。于是,为了不让它‘嘭’的一声破裂,我一动不动地镇定自己的呼吸,然后,只是静静地哭泣。”(10)

以上是主人公思念因病去世的弟弟时的一段“感觉描写”,这是一种从物理学的角度不可能产生的感觉,但绝不是无法想象的感觉。小川洋子在词语的选择

上狠下了一番工夫,她用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独特的感觉。再如:

晚上回家以后,面对放满丈夫早晨使用过的餐具的洗碗池,“我”有这样一番感受:“一条半熟的鸡蛋黄流向盘子的边缘,像蛔虫似的粘在盘子上。喝剩的咖啡把切碎的芹菜染成了黏土色,酸奶像脑浆一般凝固了,洗碗池里盛满了‘有机体’。”“我像啃咬、吞咽下唇膏似的感到恶心想吐,为了压下这种感觉,我一边打开热水器的最大水量冲洗‘有机体’,一边拼命地联想病房床单的洁白、煤气灶的光洁闪亮。”(37)

用“蛔虫”来比喻“半熟的鸡蛋黄”,用“脑浆”来比喻“酸奶”,用“啃咬、吞咽下唇膏”来形容恶心想吐的感觉。这样的比喻既有贴切之处,又有小川洋子的特色,目的就是自然地唤起读者对肮脏的洗碗池的厌恶之情。

“我只是看着她那不停唠叨的嘴唇,唇膏即将剥落的嘴唇,肉色暗淡的嘴唇,肥厚的嘴唇,沾满唾液的嘴唇。因此,即使现在也能准确地想起它的轮廓和皱褶的纹路。它就像两条臭烘烘的蛆虫在灰暗肮脏的地方并排排列蠕动着似的。”(20)

人们对蛆虫都抱有厌恶的感觉,自然我们就会把这种厌恶感转移到拥有“蛆虫”似的嘴唇的人的身上,这样读者就会情不自禁地与主人公抱有同样厌恶的感情。总之,利用非常巧妙的“联想”和“比喻”来准确地传达主人公的情感是小川洋子的成功之处。这个“联想”还打通了人的五官感觉中的“视觉”和“触觉”,用“触觉”的感受来形容“视觉”的感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完美的病房》充分体现了小川洋子早期作品的特色,它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写法,具有现代小说的特点。它并不是为了向读者言说一个曲折复杂的故事,也不是为了向读者说明某一个道理,而是把大量的笔墨倾注于刻画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感觉,意在揭示现代人矛盾、病态的心理世界。小川洋子早期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比较单一,都是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极其敏感的女性。或是女学生、或是婚前拥有属于自己时间的女性、或是丈夫远赴海外工作自己在家等候的女性等等,总之,都是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有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并且具有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绝好环境的女性。她的早期作品都是以纤细而敏锐的文体充分展示了现代女性的内心世界,她所塑造的女性大都是以极其敏感的心去感受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在写作手法上,细腻而敏锐的文笔、意识流表现手法的运用、巧妙的“感觉描写”、“联想”和“比喻”,是其早期作品的共通特色。

注释

- ① “大蘊谷”为音译,作品原名为:「ダイヴィング・プール」。
- ② 《芥川奖选评》一文刊登于《文坛春秋》1991年3月号杂志。
- ③ 此处引文均为笔者翻译。
- ④ 小说《完美的病房》内容的引用部分均为笔者翻译。均引用自小川洋子著:《完美的病房》,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11月出版发行。本文中引用该书中仅夹注页码。

参考文献

- 宫内淳子,1999,小川洋子,《国文学临时增刊号》:48—51。
- 布施英利,1996,小川洋子的人体,《スバル》2月号:27—30。
- 高根沢纪子,2005,《小川洋子》,东京:鼎书房出版。
- 绫目广治,2009,《小川洋子:凝视看不见的世界》(新锐作家论丛书),东京:勉诚出版社。
- 小川洋子,2004,《完美的病房》,东京:中央公论新社。